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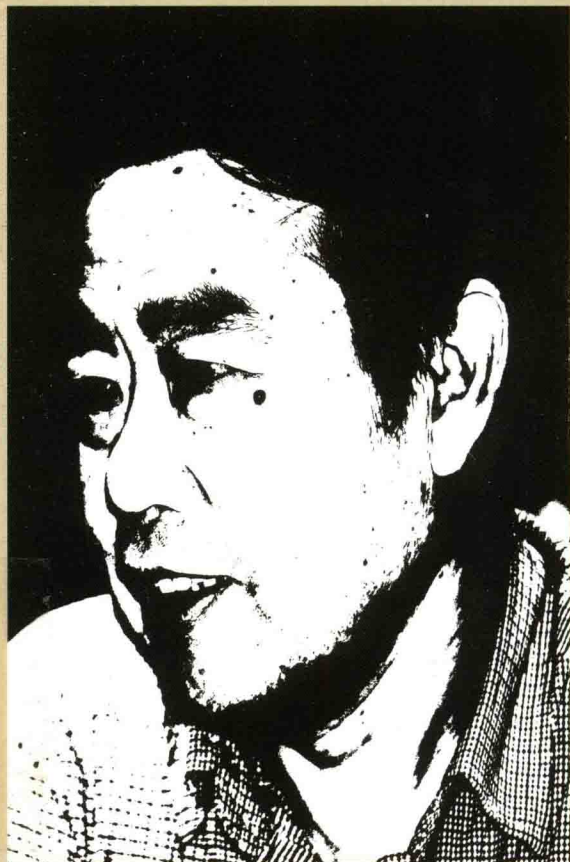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健 涛◎著

平凹

在我家

写《废都》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健 涛◎著

平凹 在我家 写《废都》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4N17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 健涛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12

ISBN 978-7-5613-7940-0

I. ①告… II. ①健… III. ①贾平凹—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873 号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贾平凹

健涛 著

责任编辑 / 王奉文 张建明

责任校对 / 王丽敏

封面设计 / 鼎新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 19.5

插 页 / 1

字 数 / 200 千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7940-0

定 价 / 40.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26



2013年7月3日,贾平凹(右)在书房与健涛(左)
一起对本书稿中涉及的事实进行核实

健涛，关于写我的文章和书已经很多，我一直的态度都是一律不写，文责自负。社会上~~流传~~
①关于我的生活和写作的许多误解，我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一直想澄清和纠正，但始终没有做到。这部书稿，你一再要求我写，帮助把实情写准确，而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或以自己的臆想来想象。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且早年间我最困难时你们夫妇给了我许多照顾，此情难却，那就破例写了你的书稿。谈的过程中想起当年往事，感慨多，唏嘘不已。但也因时间太久，有些事我已记不清楚，提了一些意见附后，请你认真核实，不要弄错。至于书中的观感，是你和出版社的事，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贾平凹
2014. 2. 27

贾平凹读过书稿后写给健涛的信

目录

- 001 也来“吃”一回贾平凹
- 003 关于“吃”贾平凹及其他
- 020 初识贾平凹
- 030 “逃”至秦岭深山的贾平凹
- 043 走马观花采风记
- 054 走访“鸡窝洼”原生地
- 068 换老婆的故事
- 087 从生活到艺术的创造
- 100 电影《野山》点滴
- 125 病中贾平凹
- 137 婚变中的被动地位
- 155 复杂的感情世界

170	在大荔的日子
191	《废都》纪事
206	《废都》创作的两个触发点
230	骨子里就是个农民
251	《贾平凹透视》透视
273	以平常心平常人看贾平凹
289	他离大师有多远
304	后记

也来“吃”一回贾平凹

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废都》后记中,叙述了他写《废都》的经过:“在九二年最热的天气里”,“逃离到了耀县”,“同另一位搞戏剧的老景”,来到“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待过了整整一个月”,“完成了三十万字的草稿”;后来“带着未完稿又开始了时间更长更久的流亡写作”,“我先是投奔了户县李连成的家”,“被安排在计生委楼上的一间空屋里”,“住过了二十余天,大荔县的一位朋友来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说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几间空余的房子。于是连成亲自开车送我去渭北的一个叫邓庄的村庄,我又在那里住过了二十天”。

贾平凹对在大荔县邓庄的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位朋友姓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楼上的一间小房。白日里,他在楼下看书写文章,或者逗弄他一岁的孩子;我在楼上关门写作,我们谁也不理谁。只有到了晚上,两人在一处走六盘象棋。我们的棋艺都很臭,但我们下得认真,从来没有悔过子儿。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他家的楼房又在村头,后墙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





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邓庄距县城五里多路，老马每日骑车进城去采买肉呀菜呀粉条呀什么的。他不在，他的媳妇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门去了。”“二十天里，我烧掉了他家好大一堆煤块，每顿的饭里都有豆腐，以至卖豆腐的小贩每日数次在大门外吆喝。”

贾平凹“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的一张”时，“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前住过的房间里”，“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贾平凹在这里所说的大荔县姓马的朋友就是我，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之间有着并非一般朋友的特殊友情，2009年7月我六十岁生日之际，贾平凹送给我一幅他写的毛笔字，上书四个大字“正气正义”，算是他对我的一个评价。



2009年7月，贾平凹为健涛贺寿写的字

关于“吃”贾平凹及其他

多年以来,随着贾平凹名气越来越大,围绕贾平凹舞文弄墨者数不胜数,道听途说或者一知半解,便可挤兑出偌大一篇文章或一部书来。这些文章和书以纪实的名义,披露贾平凹一些工作和生活细节,作者与贾平凹亲近和友好的情节不可避免地夹杂其中。在著作发表和出版后,作者不仅借着贾平凹出了点小名,而且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这些人,人们形象地斥之为“吃”贾平凹者。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一位有突出贡献的作家,但是还远没有达到神得不得了的地步。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贾平凹亦非独占鳌头者。窥视贾平凹文学创作上成功的奥秘,是广大读者的精神需要,关键是应当关注什么。一些人之所以被斥为“吃”者,是因为他们不是从读者需要深刻了解贾平凹的愿望出发,而是为着自己的某种利益,不顾及读者的感受,为“吃”而吃,让人反感!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不借名人而名己的原则,无论是达官显要还是社会精英,我倒也认识几个人,贾平凹还算不上是顶尖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们拿出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更没有像跟屁虫似的去和他们套近乎。我以为这不只是一个性格特





点的体现,而且是其尊重自我人格尊严的表现。想要被社会大众真正认可,那要靠自己的真本事。因此,我极少写有关贾平凹的文章,更不要说写一本书。尤其是在《废都》刚刚出版后,各种各样关于贾平凹的文章倾巢而出,我都没有在其中凑热闹。1994年,湖南省一个杂志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是贾平凹一位不同寻常的朋友,当时以千字二百元的高稿酬约我写贾平凹,声言字数越多越好,被我婉言谢绝了。2010年《废都》开禁再版后,一些专门研究贾平凹的机构搜寻有关《废都》的各种信息,发现贾平凹写作《废都》过程中的耀县桃曲坡水库、大荔县邓庄和户县李连成处三个地方,唯独大荔县一段竟没有当事者一篇文章见诸报刊。

在众多贾平凹纪实文学作者中,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孙见喜应当说独树一帜。作为贾平凹早年的挚友和乡党,孙见喜最早用纪实的手法把贾平凹介绍给了广大读者。为一个尚健在的人树碑立传就已经冒着风险,且当时的贾平凹刚刚人到中年,就以传记的笔法展示其生活与创作经历,所要冒的风险更大。但是孙见喜成功了,相继出版的《贾平凹之谜》《奇才·鬼才·怪才贾平凹》《鬼才贾平凹》等,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人们从孙见喜的作品中,知道了贾平凹有一个貌美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知道了贾平凹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这种文学界少有的爱情佳话,成为贾平凹早年间坚持创作并获得成功的重要支柱。特别是他让大家认知了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充满了才气的作家,无论是怪才、鬼才,都似乎是当今中国文坛佼佼者。

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发表了孙见喜一篇有关贾平凹的纪实文章,几年后惹出官



司。这场官司与长篇小说《废都》中贯穿全书的周敏在《西京杂志》上发表关于庄之蝶的文章而引起的官司相仿，其实它就是《废都》创作构架灵感的原始素材。孙见喜文章写到贾平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其间与一位未婚女同事似有暧昧之情。这位女同事与贾平凹是西北大学同学，曾被称为“校花”，长得十分漂亮，上学期间就是众多男生追逐的对象。后来这位女同事嫁给了一位省级部门干部。多年后的一天，这位女同事的丈夫偶尔翻阅到孙见喜这篇文章，想到贾平凹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仅有爱人 M 一人为未婚女青年，而且与贾平凹有过多次共同工作的经历，关系也可谈得上密切，于是便质问 M 是否曾与贾平凹有染。此时 M 已任职某出版社领导，断然予以否认。为了证明自己清白，M 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诉至法庭，陕西人民出版社为第一被告，作者孙见喜为第二被告，主人公贾平凹为第三被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败诉，后又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官司打了好多年不了了之。

一向胆小怕事的贾平凹脱不了干系，为了这件事被法院折腾来折腾去，搞得身心极为疲惫。按说 M 诉侵害名誉权一案，如果确系孙见喜胡写，应诉时贾平凹不承认对孙见喜讲过文章中所写之事，那么责任就在作者和出版社，与贾平凹无关。但是贾平凹的为人和性格，即使真的没有那样讲，也不会把责任都推给孙见喜。否认，那就纯粹成了孙见喜无中生有，原告都无须提供任何证据即可胜诉。共同承担责任，则谁都可能没有责任，因为是否失实很难说得清，属实和失实都拿不出有力证据。民事诉讼案件要求谁起诉谁举证，M 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完全无辜



的呢？共同应对也许是有高人指点，二审法院不了了之，是最佳结果。可是，最受伤害的却是贾平凹，属实和失实都是贾平凹的错，官司无论输赢对于贾平凹来说都不是好事。

对于孙见喜宣传贾平凹，开始时贾平凹不可能不高兴。那时候贾平凹初出茅庐，十分本分而拘谨，谁要是当面恭维他几句，他都要面红耳赤一阵子，对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和书籍把他说得神乎其神，心里总还是有那么点不自在。惹出官司后，贾平凹害怕了，但是却没有明确阻挡也难以阻挡孙见喜去写他，只在私下里不再积极配合，甚至有点儿抵制。1994年出版的《鬼才贾平凹》一书序言作者方英文，在其所写《贾平凹与孙见喜》（代序）中，曾向人们透露了贾平凹那种不尴不尬的态度：“那么贾平凹是如何看待《鬼才贾平凹》这本书呢？我曾提过这个问题，先生只笑不说，问急了，胡支吾几句，王顾左右而言他。我推测他是不大满意的。”

孙见喜并没有因为写贾平凹吃了官司，还有他后来对何丹萌说的贾平凹“不配合嘛，人家一点也不配合”而却步，继续热情不减地写着贾平凹。1999年又出版了《〈浮躁〉评点本》，2000年出版了《中国文坛大地震——贾平凹畅销书创作出版纪实》，2001年出版了三卷本一百二十八万字的《贾平凹前传》。2004年，还与评论家李星一起出版了《贾平凹评传》。2008年，再次相继出版了《贾平凹传》和《危崖上的贾平凹》等贾平凹传记作品。用孙见喜的话说，他是“用16年的生命”和“一生最好的一段岁月”来完成这些著作的。

同为贾平凹挚友的我，对于孙见喜开始时竭尽全力宣传贾平凹非常感激。我从中感受到了孙见喜对贾平凹的真诚，他恨



不得一夜之间让贾平凹名扬全世界。有人分析说,孙见喜在文学创作上没有显示出什么独特的才能,作为出版社编辑,工作是十分出色的,要是专门搞创作,恐怕不会如这样一门心思写贾平凹名气大。从全国来讲,孙见喜作为研究贾平凹的权威评论家,是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的。

可是,孙见喜越来越多关于贾平凹的纪实文学,不但没有再像从前那样引起轰动,反而受到了十分尖刻的批评。有位名叫唐小林的业余评论家,据说是深圳街道一个打工仔,从1997年以来在《文汇报》《作品与争鸣》《中国青年报》《文学自由谈》等全国较有影响的报刊上,接连发表批评孙见喜关于贾平凹纪实文学的文章。我最先看到的是唐小林发表于2008年6月12日《中国教育报》的《忽悠让“大师”扶摇直上——从〈贾平凹传〉的一个细节说起》。文章称孙见喜是当代中国文坛“一个地地道道的‘贾平凹专业户’”,说“在孙氏作坊里,长年累月生产和经营的都是一些贴有‘贾平凹’标签的土特产品”,还说他在读了新出版的《贾平凹传》后发现,“该书几乎没有多少‘干货’,而是注水的成分较多。这本所谓的‘新著’,实际上只不过是孙见喜将自己以往出版的各种‘砖著’改头换面再炒的冷饭”。换言之,孙见喜也成了“吃”贾平凹者。

鉴于人们对“吃”贾平凹者的鄙视,我除了早年间认真阅读过几本孙见喜的贾平凹传记作品外,其他作者的东西几乎没有细看。刚开始是料定他们披露出来的事情不会比孙见喜更多,后来看到不少文章或捕风捉影,或任意杜撰,鸡零狗碎,搞成了花边新闻,也就彻底不去浪费时间了。对于唐小林这篇文章如此尖刻地批评孙见喜,我没有感到奇怪,因为我后来翻看孙见喜



的一些新作,确实再没有看到多少新鲜的东西,而是不断地在重复自己。然而,由批评孙见喜而波及贾平凹,却让我感到意外和十分忧虑。就在此时,我又看到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的自称“第一任贾办主任”丹萌的长篇纪实文学《贾平凹透视》,更让我感到极大的不安。

那是2008年4月的一天,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陪护患病住院的大姑母,中午很多亲属前来医院探视,小小病房人满为患。为了腾出空间,我走出住院部大楼,信步来到街道溜达,走进北大街陕西人民出版社旁边的图书大楼。在大门口特价柜台上,发现了这本署名丹萌的著作,六折优惠,仅售16.8元。丹萌原名何丹萌,是贾平凹早年间一个不弃不离的朋友,我是认识贾平凹的同时也认识何丹萌的。据我所知,何丹萌与贾平凹的交往,时间之早,程度之密切,连孙见喜都难以相比。此前我还没有看到过何丹萌写贾平凹的大篇幅文章,听说他一直忙于“下海”,20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日报》子报《星期天》周报,曾经刊登过陈彦的《作家下海十日记》,写的就是何丹萌卖蒸馍的事儿,后来没有听说搞出什么大名堂。我想,此时何丹萌是不是手头拮据,也来“吃”一回贾平凹?不过,我认为何丹萌完全不同于那些凭着一知半解或者道听途说就捏弄出一部书来者,手中会有贾平凹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靠“吃”贾平凹弄几个钱花花也不是很卑鄙,读者很可能会有些意外的收获。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掏钱买了这本有关贾平凹的书。

《贾平凹透视》包括“引子”共十八章,分别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婚姻、家庭、朋友、书画和患病等多方面,对贾平凹的人格品质、行事方式以至道德观进行了全方位剖析。我先是看了涉



及我或者我所知道的事情,发现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后来读完全书不免大吃一惊!隐隐感到这位贾平凹昔日的好友,不但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味去吹捧他过去尊称的“先生”,反而有点莫名其妙地贬糟贾平凹!我妻子张秀亚,有个与旅居美国的台湾著名女作家相同的名字却很少读书。她看见我拿着何丹萌写的贾平凹的书,也随手翻看了一些章节。我并没有对她讲说什么,她却对我说:“丹萌咋这样写平凹?有点儿糟蹋人哩。”我听后可不免对我这个只知油盐酱醋柴的另一半表示惊讶,她竟然与我不谋而合:丹萌要“吃”贾平凹也就“吃”吧,怎么能是这么个“吃”法呢?

就在我读了《贾平凹透视》一书的第二天,即2008年4月6日,我拨通了贾平凹的手机。

“我是健涛,人在哪儿?”

“看见了,在家里。”

“丹萌写你的一本书《贾平凹透视》,看过了吗?”

“都几年了,看过了,胡写哩!”

“你没找他谈谈?”

“我早就不理他了,那书也没几个人看。”

“我看了有点不痛快,连你嫂子都看出来点意思。”

“我是个啥人,你是知道的。”

.....

看起来,贾平凹对于何丹萌的这本书,不只是像对孙见喜《鬼才贾平凹》那样“不大满意”,而是感到了气愤。

2009年10月,我们大荔籍作家武德平介绍我认识一位名叫陈颀文的诗人。陈颀文是个现代派诗人,写的诗我几乎读不



懂,就像当年贾平凹告诉我,他们西安市文联诗人岛子写的诗他一句都看不懂一样,我这样说也不觉得丢人。据武德平说陈忠实很欣赏陈颀文——这位出身于农民至今仍还是农民的诗人,却能够写出非常现代的新诗来——曾想发起一个陈颀文现象讨论。原《延安文学》主编而今已是《延河》执行主编的阎安先生,也很看好这位青年诗人,曾将与其谈文化的长篇对话发表于颇有点档次的《延安文学》上。想来这个陈颀文绝对不是一般的俗人。陈颀文同时又搞文学研究,尤其对贾平凹研究颇深,探索他离大师有多远。陈颀文告诉我他一部不漏拥有贾平凹的全部著作,对贾平凹各个时期的作品分段予以剖析,其中最为困惑的是始终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贾平凹,怎么一下子就写出了城市题材并引起极大轰动的《废都》来呢?

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记述写作这部小说的经过,只是时间地点简单地讲了大致过程,实际上在此期间他正经历着家庭破裂的巨大不幸。后记第三段罗列了他的一系列灾难接踵而来,最后一句“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指的就是这件事。在后记中,贾平凹多次使用了“逃离”这个词,结尾时又写道“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应当说这就是对贾平凹在写作《废都》时的心情和心境的具体描述。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在我读过的关于《废都》研究的文章中,很多都在琢磨“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这句话的含义,却始终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

我和青年农民诗人陈颀文一起谈了很久,贾平凹写《废都》时正是我和贾接触最为频繁的时候,我非常了解其前前后后的